

两位老人

□谭踐



谭踐，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，著有诗歌、长篇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，曾获东岳文艺奖、山东“五一”文化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这一天，我决定去邻村探望大姨，也决定在大姨家吃饭。

每年春节，或前或后，我都要去探望大姨，买几样礼物或是留下点钱，略表寸心。因为大姨和姨父渐至高龄，行动不便，我又不愿打扰表兄妹们，所以一般不留下吃饭。这次为何例外呢？屈指一算，二老已年近九十，一起吃饭的机会可能不多了。

一早，我驱车到熟食店买了几样饭菜和礼物，便直奔大姨家。大姨拄拐相迎，姨父步履蹒跚。放下饭菜和礼物，我声明中午要留下吃饭，饭菜都已买好，不用动锅。姨父洗茶壶、茶碗，泡茶，行动迟缓，颇费力气。我让姨父坐下，接过来忙活。姨父喘着粗气，拿起手机拨通了表妹的电话，问：“有空吗？你表哥来了。”表妹那头回：“正忙着，走不开。”我说：“姨父，咱谁也别麻烦，简单吃个便饭，拉拉呱就行。”姨父说：“咱再从饭店订几个菜吧？打个电话就来，方便着呢。”我说：“我买的咱都吃不了，您再订饭店的菜，我就不在这儿吃了。”姨父作罢，倒了茶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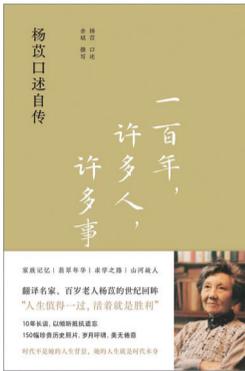
姨父说：“年前你大姨腰疼得受不了，去市里医院做了手术，住了半个月的院，花了6万块钱，幸亏有医保，报销了80%。”大姨说：“我说不治了，你姨父不愿意，说是看不得我受罪。也多亏了你姨父，我住院回来不能动，净是他照顾着。他这么大年纪，还骑电动车赶集，都劝他别骑了，他也不听。”姨父说：“我也不能走着赶集去啊。我那腿也是去年做的手术，血脉堵了，疼得要命，刚做完手术出院没多久，你大姨又摊上了，孩子们都上班，我不管谁管？得亏有医保，还有低保，我和你大姨一个月补贴2000多块，这些年不用操

心孩子们，还存了点儿钱。你大姨一直弓腰，说腰疼，上级给定了二级伤残，一个月也有点儿补助。这不，年前上级慰问，送了油和面，还送了这个柜子。”姨父指着靠墙的一个收纳柜说。我看到柜子上写着“残疾人福利专用”。姨父感叹：“还是现在这个社会好啊！搁原来，我和你大姨可活不到这个岁数。”

姨父喝了口茶，接着对我说：“外甥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小时候也为革命出过力哩！”据姨父说，他13岁那年的那一天，当村长的父亲将写了字的一张纸条卷好，用硬皮纸包了，塞进他布鞋头上，让他送到化马湾附近的八路军驻地，将纸条交给一个熟人，同时再三叮嘱他，纸条上写着秘密，不能给任何人看。化马湾离姨父家四五十里路，姨父从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，家里也没什么吃食可带，只能独自“要”（讨饭的意思）着上路。姨父走到一个村落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多亏一位老太太，给了他一个煎饼、一碗开水，他才恢复了些力气。经过了一天的行程，傍晚时分，姨父终于到达了化马湾，将纸条交给了父亲的熟人。熟人给了他一个窝头，安排他和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住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，有人告诉他，根据他纸条上的消息，八路军连夜出动，把伺机报复的“还乡团”消灭了。几年后，家里给姨父和大姨订亲时，姨父再次见到了那个曾给他煎饼和开水的老太太——她是大姨的奶奶。

姨父问我：“外甥你看，我这算不算立功过？今天这好日子，是不是也有我一份功劳？”大姨笑道：“早知道是和你成亲，当年俺奶奶不得多给你几个煎饼啊！”姨父说：“那时谁家有多余的粮？能拿出一个煎饼，就算是相当不孬的人家了。”

荐读



《一百零一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

口述：杨苡
撰写：余斌
版本：译林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3年1月

本书是五四运动同龄人、西南联大进步学子、翻译名家、百岁老人杨苡的唯一口述自传。从1919年走到今天，杨苡的人生百年，正是中国栉风沐雨、沧桑巨变的百年。时代与人生的淬炼，凝结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烂漫之歌。

回首过往，相比传奇与成就，杨苡更看重她的“日子”及其承载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和世情。童年深宅里，祖辈的煌赫、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并不在意，念念不忘的反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；民族危亡之际，自天津、上海、香港到昆明，她在西迁途中高唱《松花江上》；从西南联大到中央大学，巴金、闻一多、吴宓、沈从文这些名师的言传身教她历历在目。家族旧事、求学之路、山河故人，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她的口述中徐徐展开……

我在，你不孤单

□曹春雷



曹春雷，新泰人，就职于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在《广西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佛山文艺》《读者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。

单位举办文化讲座，从高校请来一位老师。老师来的时候，已经接近正午，因为开的车在偏僻的地方抛了锚，只能想方设法搭车来。老师一来就很诚挚地向我们道歉，然后开始讲课。

正值午饭时间，老师没讲多久，台下的人就坐不住了，一个个溜出讲堂不再回来。我知道，他们的赶着去接孩子午休，有的需要应酬去了饭馆，还有一些人啥事没有，只是对文化讲座不感兴趣。后来，讲座的组织者也被老板喊去做事了，讲台只剩我自己。窗外石榴树上，麻雀喳喳叫了几声，或许也能算是讲座的听众。

老师讲得很认真，一点儿也不敷衍。他深入浅出，旁征博引，水也顾不上喝一口。最后一句讲完，老师走下讲台，向我走来，老远就伸出手。我迎上前去，握住了他的手。此刻，他是最好的讲授者，而我，也是最好的倾听者。我们都从对方那里，得到了足够的尊重。

这种尊重弥足珍贵，是母亲教给我的。

我七八岁时的冬天，村里来了位说书的盲艺人，他抱着一把二胡坐在戏台上，说到故事高潮处会拉上几下，唱上两句。一开始，台下的听众还兴致盎然，后来，这种兴致就被雪破坏了。那天的雪下得并不大，只是冷不丁掉下几个雪粒子，钻进人的脖颈处，冷飕飕的。天越来越冷，坐着的听众陆续站了起来，袖着手，缩着脖，轻轻踩着

脚，直到有人搬了板凳离场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，台下没几个听众了。我对母亲说：“咱也走吧，太冷了。”母亲轻声对我说：“你先走吧，我再听一会儿。”

回到家，我抱着火炉，把自己烤得暖暖的，在灯下看小人书。我看了五本，母亲竟然还没回来。我有点担心，便穿上大棉袄，出门去找。

村委大院空旷的场地上，一盏白炽灯寂寞地亮着，一团惨淡的光罩住了台上的盲艺人，还有台下的我的母亲。这场景，就像小人书里的一幅画。

盲艺人的声音依然高亢，我没有走近，就那样远远靠着一棵树听着。我感觉有点难堪，可具体难堪什么，又说不上来，只觉得母亲不该独自坐在那里。我在替母亲难堪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惊堂木的声音，耳畔传来那句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。那一刻，母亲站了起来，使劲鼓着掌，对着台上的盲艺人大声夸赞：“您的书说得太好了！”盲艺人也站了起来，朝着母亲深深鞠了一躬，好像知道台下只有母亲一个人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抱怨母亲：“天这么冷，您干吗非守在那儿。就算你走了，台下没人也不碍事，反正他又看不见。”母亲说：“他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不能这样做。”

我知道，母亲那晚的坚守，只是想用无声的语言，告诉台上的人——我在，你不孤单。



《纳博科夫诗集》

作者：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
译者：董伯韬
版本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2年12月

纳博科夫首先是位诗人。他对写诗的痴迷始于15岁的那个夏天，接下来的10年里，他写下几千首诗。1926年，第一部小说《玛丽》的发表，令纳博科夫跻身“伟大的现代主义者”之列，他彻底革新了小说，令其蕴满诗性。与此同时，他依然没有放弃写诗，这些诗与他的小说相得益彰，有同样的思想、主题。

《纳博科夫诗集》收录的诗作包括纳博科夫现存最早的作品《音乐》、容量堪比短篇小说的长诗《大学诗章》等。本书由国际纳博科夫协会主席托马斯·卡善撰写长篇导言，他结合纳博科夫的生平和作品，详细分析了其诗风特征和创作历程，对理解纳博科夫诗作大有裨益。